



然脂百一編

壬午秋日輯

然脂百一編小引



新城王西樵儀部嘗校集歷代閩秀詩又為然脂
集分門別類部帙甚多惜未成書而歿稿本散失
今祇凡例九條附刻於書中各各將吾生太守從吳
下考愛日是集殘本乃說類之四種曰東坡記事曰
燈花占曰追述點塗略曰華亭建文皇帝紀科篇頁
寥寥百一屬存稿一變之書亦足以知金昆已余舊藏

鍾嶸女史陸葦幼遠著兩種曰老父雲游始末曰昔
昔話舊女史秋甲葦遠集久佚惟此輾轉鈔傳爰
其於脂零種彙為一集題曰老脂百一編不致因循
有增益遂沒葦名也高渚者生松村剞劂閱月工
告訖功為述徇葉緣歎以此

光緒壬午重陽後三日大興傅以禮識于東冲善次

然脂百一編目次

東歸記事

王鳳嫻

燈花占居家必備

王夫人

追述黔塗略武定州志

邢慈靜

革除建文皇帝紀續玉臺文苑

徐德英

老父雲游始末秋思草堂遺集

陸葦行

尊前話舊全上

前人

燃脂集

說

東歸記事

稍刪

據燃脂集節本鈔輯

王鳳嫺

新城王士禛子底撰輯

古歛黃為兆墨莊編次

庚子孟冬將及入覲是月二十一日夫婿挈余從江東
歸晨起治裝暫別宜春官舍窗前花柳俱自手栽去情
繫焉口占一絕留訂會盟庭花手植已三春別去依依
獨愴神明歲東風莫搖落可留顏色待歸人即乘轎陸

行日晡至分宜縣明日僭舟水行過昌山洪其泉澄碧
屢有石碍咸謂險道過此四圍山遠一望天連山坳白
雲時出時沒野蒼不識其名香氣襲衣可愛變山鳥不知
其韻清音入耳娛人前程若無去路盤旋仍有通津應
接無涯不能悉記真浮生勝遊也三日抵臨江府留三
日復行不十里舟師報水涸舟巨難於前進換舟過灘
狂風復作幾覆幾定申刻至樟樹鎮登大舟夫壻往謁
監司連留六日已越十月初三日發舟三十里泊楊子

福省有街綿巷口

洲明日過豐城縣至市汊鎮風狂浪湧屢棲野村初六
上午始抵南昌府發舟則風不息而難行矣夫壻恐違
覲限欲得便策余陳携家換舟浙行君即由陸北上夫
壻稱善理棹整鞍又停四日初十各行相對泣別暮藹
蒼茫寒鴉驚止子女輩悉嗚咽俛首漫成一絕以記愴
情停橈江上東西別執手依依各斷魂極目馬蹄塵霧
隔篷窗淒冷怕黃昏明日過地名趙家園傍午至鄱陽
湖傳云我高祖與偽陳王決勝於此景邑滿前徒發興

亡之感復聞過雁數行叫落沙浦頓思亡弟泣成短章
手足嘆離群征鴻思復聞臨風無限恨揮泪洒江濱行
僅數里日已銜山是夕宿瑞洪鎮次日百里至龍津驛
即餘干縣夜色清佳月明如鏡兒輩推篷欣玩明逾百
里之程帶月蕩槳抵安仁縣又二日至貴溪縣值長至
乃望日也住舟與兒女坐譚思老父望余懸切夫婿獨
客長途弟妹縈情不能遣釋因成俚句寄懷越二日至
弋陽縣日將午兒輩登岸遊覽余獨坐無聊凭檻吟唐

福省南街錦巷口書樓序

人句云飛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為之慨然
過縣廿里泊金花村宿曙色將動聞報雨作啓篷遙望
烟凝雲結山麓棲住人家樵夫漁父披蓑往來儼然画
圖口占一絕行五十里至鉛山縣河口住舟僮僕言此
舟水淺不能前矣余不謂然明日買小舟裝行李令夫
役挽此舟強進僅行五里遇淺灘不得過覓舟盤換就
野宿焉其舟僅容膝伸立則髮繫於蓬伸卧則足限於
板梳洗甚艱止以巾束髮盤屈於中其苦非言可罄幸

余素性不為勞逸所移惟發長笑耳是日乃二十日也
明日復如是用唐人韻占一絕自遣適稚子戲吹蘆笛
命長女聯句一絕一笑前二句余倡後二句女和夕陽
影裡片帆輕夾道梅花伴去程惱得行人歸思切酒旗
懸處杜鵑鳴晚過廣信府十里而泊明日至玉山縣投
客店暫息而余忽病徹夜不寐書記一絕客舍蕭條客
病縈無眠隱几夢還驚多情惟有穿窗月相送清光伴
五更住一日雇輿馬陸行晨起冰霜凝道寒氣裂膚病

福省南街錦巷口書齋

質勞瘁漫成一絕少展窮途之嘆敝裘無奈朔風寒馬
足冰隰欲進難回首素道遠山天際外望中故國路漫漫近
午至草萍驛觀扁額孫忠烈王文成留作不勝感嘆次
忠烈韻一律追傷貞妃婁氏諫寧王不聽後敗亡妃投
水死節亦賦短章忠言高節羨雙全玉質沈江萬古傳
欲吊芳魂招不返寒雲蒼樹鎖愁烟行四十里至常山
縣不免路貧之景戲和主人壁間韻一絕渴有流泉饑
有山風吹落葉可遮寒慚余非是烟霞侶怎得瓢分百

隙下當有中字

鍊册丹明日登舟是夜泊城下向晨發棹水淺灘連日行
廿里西風狂作余尚臥病不能開篷隙中霜繪楓林益多
佳致直夢中過耳行三日始至澗州府逾數里泊鷄鳴
山聞雞鳴有感鷄鳴山下鷄鳴早聽徹淒然百感新舉
世盡能誇俠概中流擊楫是何人復行三日歷龍游蘭
溪嚴州三處乃十二月朔日也去五十里至子陵灘追
念昔賢古跡雖不登覽訪知尚有後裔讀書堂中隨占
一絕釣臺寂枕寒波烟水依然客再過千古山靈封世

澤漢家宮闕黍離多日晡至桐廬縣明日過富陽縣泛
錢塘江雲山橫翠雪浪漾金烟水連天真大觀也望怒
濤而思子胥不勝憤恨短作投江吊之忠骨沈江萬世
哀怒濤猶似報讐回屬鏤未洗英雄血回首姑蘇臺已
灰明日至武林投舊主人馬姓者款余園樓其居四圍
山遠松竹掩映好鳥弄晴新梅舒玉縱目逞懷留戀忘
歸幸意漫賦二絕四圍山絕色護郊居松竹聯陰映簡書夕
照景中霜月裏令人忘憶故鄉魚其二遊子重來暫解

意上當有字

殢下脱一字
當是人字

輪江舒梅玉繪先春無端歲暮歸心切囊乏黃金謝主人
明旦陸行從正陽門至武林門四十里下舟薄暮解
纜過關而泊俟曙即行抵暮野宿次早帶霜發棹歷崇
德縣陡門鎮桐鄉縣皂林鎮至石門繫舟明晨二十里
至嘉興府過三塔寺五龍橋登烟雨樓凭闌眺望娛目
怡情朗吟記勝危樓百尺倚重霄縹緲江天四望遙樹
色湖光當檻落殢人不惜解金貂是夜泛舟鴛鴦湖波平
月白倒浸浮圖雁叫寒汀舟橫古渡舊遊在目風景依

然百里家山決日可到喜賦一律昔年倚棹清秋夜今
日重來歲已殘三塔寺扁霜月冷五龍橋枕玉波寒騷
人策馬尋梅里漁父移舟傍釣灘賦就歸與愁頓解鄉
音聲裡似家山明午至楓涇遠望來舟見蒼顏白髮翁
傍列一少年注視乃老父大弟也把袂欣慰悲喜交集
是夜傍舟泐橋明發近城廿里叔壻親舊連棹接至各
慰別情下午至西關乘輜返舍敝廬如故三徑不殊姑
舅歡迎各覩顏色拭淚敘濶殷殷相對至晚挑燈與弟

輦擁爐談酌喜賦五言十六句隨地記事愧不成文特以烟水雲山所歷州郡或遇窮途艱苦懷古興亡或遇日暖風和波澄月皎怡情翫眺得失異同俱不忍忘去書此備後日展觀宛然勝遊在目可當重來程記也

此王夫人東歸記事卷新城王禮部右翰黃先生編輯

脂集說部本也近書西貝自吳寄以稿來售世無刊

本愛命侍書如錄五雜已非足本矣 鳳藻記

壬午七夕前一日燈下讀竟點定數字節叟記 九月初二日覆勘訖

燃脂集

說

新城王士禛子底編輯

古歛黃為兆里奎莊編次

燈花占

綠窓女史。又見居家必備

廬江王夫人

原花

燈花之結多以莖燼繁而火力攝膏油以升膏寢滿莖飽而火力蓄易蒸鬱成花如濕溽生芝菌之類此則其常不足占

原占

古占乾鵲噪而行人至
蟾子墜而得酒食
燈花結而喜
事生故少陵詩燈花何太喜
然近備晴雨憂悔占始悉

又

^著著劫以草而卜兆於火
故燈花之占近取自然
往往奇驗

又

靜夜殘宵貧娥老
嫠蕩子不歸刀尺自苦
對茲寒燄無籍金錢

又

擬花者多以寸心不灰
火蓮自吐思心再結
洎空華浮榮為說者
境趣各別託諭正不在占驗外也

占候

畫堂歌院履舄交錯
羽觴縱橫之夜皆不足
占唯驗于雨牕寒夜清
孤岑寂

又

花最宜霜氣在枕
殘月爭明
洎落葉飛螢
停梭倦繡之際

又

方炙而乳菽起見跋而跗彌繁車蓋藹藹偏屬短筭昏
繁花艷盈盈不厭空牀破壁故為異當占

宜忌

敷榮欲整吐艷欲華不欲晦孕蕾欲密抽葩欲條不欲
單必使根莖儼然光色蔭映當有殊喜

又

一云形圓欲其如累珠而惡錯落欲其如圭璧而惡

廉隅或連輝如太乙箕尾散綺如雲霞忌有欖槍之勢
披靡之形

又

青若柔莖蕩如始日黯如點漆明似渥丹按事而占知
各不爽

又

隙風催燼飛蛾蔽明即有萎落亦不為怪

古占

燈花分作兩炷炷主有大恩爵印綬遷官吉慶富人即有大官委令及貴人引接事

燈花連珠下垂主遠行

燈于中心結花如紅豆四邊無花主有酒食孕則生貴子

燈花向上圓大主有客來

燈無故自滅主喪服

纜灸燈燈內連連爆出火星者主口舌

燈焰短而昏又短而無光者則主憂煩

若旱多時忽燈焰紅花短小而頻頻點滴者則三三日有雨

若天陰雨日久忽燈結花光彩明瑩者主來日晴

若燈黑烟上起紅焰下垂昏者主來日雨

燈若無烟且紅焰左右擺拽不定主來日有風

燈若有紅焰光而不動搖者則必晴明

燈若有烟微微光色不搖者則主天晴而有風

燈若有花忽挑去吹滅者即有恥辱之事

燈自明而焰響者主有有遠信來

寶應徐夫人朱氏性聰警一日夜績忽燈穗熒然
下垂取紙占之曰申旦有人持物來體則圓中洞
然空下承以物上可控此何祥也比明則有惠竹
火籠者奇驗如此

閱日點勘畢九月初二日覆校一過

焮脂集

說

追述黔塗畧 武定州志

邢慈靜

新城王士祿子底撰輯

古歛黃為兆墨莊編次

黔之役周戚暱識百爾輟其轄先大夫笑謂遼不必苑
於黔也當塗者或以宜遼必宜黔而余而輟行將余為
避事乎妾忘意未敘於遼者或敘於黔此先大夫意中事
默不以發也竟成行載途之苦雖從先大夫後即覺步

步鬼方未必生還謂氏積疴在身積瘁在心不用為先
大夫疑也抵任則敗石支床編木為案茶鐺毀毀耳藥竈竈
折梁七箸長短參差狀先大夫微哂相對曰節鉞遐方
供帳器釋不減王者居人言不盡然矣若用為調實用
為嘯云會苗議違心不視事者幾月月支費悉屬氏
簪珥及篋中齋為往費餘者乃四月一日所天見背矣
氏思萬里殊荒携一弱小兒安得安櫬還也一慟倒地
不知身之在遠即微息脈脈唯間嫗婢不能噓吸探也

王媪從傍泣曰浹日不獲聽微息而冀生致是惑矣即
不克備下里一切何至一簪不得著身倉皇間貫顛以
釵強作寸入數日甦以詰媪媪日向虞著之不堅耳何
知今日相持而泣竟月水漿不入口斯夕督僕上食哭
臨涕竭血繼者屢矣輕塵之身不惜一死即弱小兒亦
付無可奈何獨此亡大夫之櫬不手厝家寢死且不瞑
何婦人為乃厭厭扶櫬還沿途有死無生之狀百口不
能摹危山險水魄震魂搖者千口不能摹封承長蛇之

怒豺號虎嘯之威俾母子瞬不及顧者萬口不能摹痛
定思痛姑條分其槩俾後世子孫知余之苦遠謝一死
萬萬耳如日敢以布之大人長者則妄矣

越月之三日祝柩行甫及一舍為大官鋪氏頭岑岑昧
迷中都不省四履元黃間少就可即扣地晝天血漬襟
袖重疊見而神理消亡邈天翼之行萬里窮南幾以雙
骼歸矣母子相吊不能過輿人之請遂移柩而前
行矣推催割填胸加之烟光蒙冒覺日規為氏小也又幾

舍而至龍里里人相戒以重蔽驚問其以日無他虞豺
狼號虎入城排戶耳我人不獲稔藉寢矣敢不告我上
官氏於此時昏絕不知人事圍眷臧獲視柩復視氏四
體委豺虎者兩決旬焉曰此其地何如而得委蛇行乃
離龍里

力羸支憊匍匐望新添如望閭焉孰意其險在新添者
不啻其在龍里也兼程跋涉過平越北去五里江云麻
哈是江也危石突立夾岸挿天一線路分濶餘尺人即

攀葛下乎如先大夫之樞何迢迢長繫左右護樞人如
珠貫焉始及岸岸下淼茫翻雲排浪篙櫂不獲施兩岸
卓標竹纜橫結賴水人_舟手掖顛承之乃得渡氏及弱小
兒身隨樞側魂越樞之上也至今言之股戰

隆興清平壤相錯也昔夷冒沒輕僥禦人白日戈矛向則
咋指縮步少弛戒則群吠烏集若禽獸焉氏雖拍株筍
輿中弱小兒手提在抱孫色飛神越唯憑棺永號天乎
幸假片晷清塵俾獲厝所無駭我老母如綫之息焉若

崩厥角稽首矣

心目張望手口拮掬候人告我以寄徑日衛屬偏橋也
前遇華嚴飛雲等洞後經辰龍油札等關崎嶇硤礪皆
人不得駢肩騎不獲縱步危險極矣北瞻則雲封茫渺
南眺則蛇虎如追徼徼先大夫之靈四大區區奄忽江
魚腹瞬息溝中斷也朝饗夕殮不及知何暇問一劍之
孤裝

再逾程遙拱大聚_取則鎮遠也_府至此氏更蒙昧不別家人

予氣息若有無間絕而復續者二十宵從徒憇憑登舟舟僅一葉非大舢艚可受簟榻卧具者比風之日之雨之露之畫畫焉暴矣夜焉區薄益以水氣炎蒸老弱僕向但病遞起伏至是一槩委頓莫能興陰曹地獄之設未知有無事此或足敵焉矣

舟中綿惓夢覺中似是神來求告人曰前渡清浪矣紅苗梗路蹈水不啻康莊潛淵如步平衢劫人而鈔其貨奄息飄風去也勿忽競渡氏於此時汗浹背踵眼際若開詢

詳鈞見國語
謂謹呼也

其地果曰清浪遂各戒嚴彌日待舟結百餘乃敢前驚悼自語心神尚未帖帖舟人譚鈞若曰掉灘掉灘云氏垂死中強起問故人百其口謂江中諸峰轟轟杪忽錯則瓦解者舟蓋粉者人笑大繩維繫併力而援無不口湧諸天也如此凡七過而雞鳴關其最險焉

閱平溪纜舟漏下二十刻岸上人馬嘶語相喧探馬方岳船甚急中外僕屬驚報來人可訝也先曰方岳船漸近漸急而曰老爺船得無我家幹乎審聽果王士元李

繼惠也應日在此彼即號聲動天跳舟上抱樞慟倒氏
但張目歔歔氣息幾絕耳

掛號沅州貴州兩院舊與道尊隙道尊即欲削其符數
吏承多方作憐乞狀被欲修隙也遂喝吏承而去三之
一焉供具員承旨即以惡草具氏捫淚自嗟謂愚婦人
素不躡六戶闕每憶先長兄日世態涼薄不可問安知
人情至於此
辰州信宿劉道尊罵鄉井情旦晚哭臨手捉弱小兒臂

先長兄當以指
子慮大僕伺

日孤帆冒洞庭之險使我心搖搖如縣旌矣慎旃哉相
顧失聲遂遣舍人護之行我子我孫永世無忘此二天
也

次至武陵綠素不習風濤主僕皆抱疴且靈霖無休時
暫栖驛署但見蝶懸蛛網蝥入燕巢蚺蛤爭鳴如尋人
人噬螯四體幾無頓處而涓溺危巖之怖其緩者也
三日抵湖口蝦菜饗殮僕業辦牲牲向風伯祈口口二
日乃夜發三十里大風作惡排浪繫天中維忽折呼天

當是錨字
字書無狗字不
知行字之化

錨地人睨敗偷生矣氏分此際唯有附櫬沈溺不惜肉
厭魚腹安得若骸啟棺殉耶中湖望斷金山停機夕而
波恬始放帆得三百渡舟人告以君山在近奈蒼素不
別何不得已下菡湖中使呵護不屬鬼神賊舟突至必
不能徒手應逆風復作篙櫓不獲施矣亭午乃及岳州
團岸繫舟丙夜暴風斷纜漂泊江中回聽波擊勢比崩
陵左右羅舟覆潰者不勝計天幸達旦始得及岬焉此
說得之家幹追述氏恨不當此時葬魚腹尚寐無覺也

新溪夜卧舡鼓甫動即覺客舟蛙噪震疊通江氏在倉
中不啻化人無叱婢子擁氏避皇卒中尚能吁唏荅曰
錯趾即江焉用避隨問何避始知抄倉徒肆崇凌人耳
又守風三日夜轉牌挂號百滯不可以口舌計矣

黃州渡江遙指萬仞底柱江中者小姑山也土人駭其
險衆僕謹謹縮足如循掉臂勿動忘身天之在船矣跼蹐
三十里為馬當稍稍解嚴不意尖羅拉隱隱錯江底一
麗則舡艙瓦解小者僅似翻盆氏如此始知人世無踰

此險差可方今日人心耳何得不兢兢戰惕

安慶就途吏胥之狡徼卒之悍干詭萬詐巧肆梗塞言

陸便矣不滿符數言水便矣不給舟夫蒼頭穉子往來

公府蛙噪雖煩又破棍徒曲撓不得申氏時槁木孤輿

中水灘蔚島一樞相倚身側唯一繫一嫗相對哀號風

吟草嘯割肝摧心虫響鳥啼色墮骨碎有哭天欲老耳

幾欲奮臂長江托心短練恐弱小兒不能一手挽雙緋

也恐死顛顛蹉跎三晝夜乃得取道跋履艱辛風餐露

宿脫厄水火厝先大夫於正寢者實天之靈也黔途諸

苦於時不能筆故曰追挂漏不啻萬故曰畧云

所列諸條或後先錯或名君舛皆病中偶醒若寤若寐

隨筆札記耳若夫程程張目跋鄉關而冀分執一緋口

不啻出者不能記先大夫奉命歿於荒裔氏以笄黛不

獲天子庭而請卹典也不能記憶先大夫遼陽坐鎮六

載清寧雞犬相安一離界即戎馬相蹂敗不及收至今

氓不為敘也不能記氏族河間視弟姪輩踈眉秀目魚

遼陽六載似即
指大同而言

雅青衿者幾三十人乃文弱無為不能為氏白又禁氏
不得自為白何河間之族為氏弱小兒日作蠹魚窻几
間大類渭陽文弱氏即意氣填胸奈何哉舍其大而區
區一陸一舟之勞是記也不足存已

邢慈靜字邢卿山東臨邑人明太僕侗妹適武定大同知府馬拯嫺吟詠工書畫嘗

臨蘭亭序刻石行世著有芝蘭室非草晚號蒲團主人觀此文蓋馬由

大同量權移黔中未幾卒于官邢扶櫬歸里途中備歷艱險追述其事

而為是記壬午七夕粗校一過因識 九月二日覆勘畢

據文內稱馬方岳似
遠貴州布政司參議
茅官馬武定府人府
志當載其事實惜
海峽無此書一校之

燃脂集

新城王士禛子底撰輯

古歛黃為北墨莊編次

說

華除建文皇帝紀續玉臺文苑 徐德英

建文皇帝諱允炆太祖嫡孫懿文太子第二子也母懿

敬太子妃常氏開平忠武王之長女也 洪武二十五年帝年十六而太

子薨是年九月立帝為皇太孫三十一年太祖崩帝即

位時年二十三初太祖懲前代孤弱之弊故大封子孫

重地得專制國中各有護衛近邊者時令訓將練兵防禦北口地大權重易以驕奢及帝為太孫諸王多不遜服帝謀于太常卿黃子澄與兵部尚書齊泰議制其權於諸王頗有異謀黃子澄與兵部尚書齊泰議制其權於是廢周王橚徙雲南拘留齊王搏留京都削岷王棟護衛湘王柏自焚死以燕王某善用兵多智畧未即討之乃詔以張昺為布政使謝貴都指揮使密伺之命都督宋忠等率軍分屯開平臨清山海以圍之建文元年秋

七月王遂舉兵犯闕執昺貴等殺之攻取北平永平保定諸郡縣詔長興侯耿炳文討之為所敗命曹國公李景隆代之督諸軍景隆懦而無謀觀望懷二心屢戰敗績四年夏破大將軍盛庸軍師潰江上燕王遂進攻京城景隆以城降帝乃縱火焚宮持楊應龍度牒亡去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復如閩已如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之十五年人莫知者文帝遣使物色之不得最甯後居南寧陳步江寺中已而去之思恩州至正統五年

出見知州岑瑛陳狀聞于朝英宗勅馳傳歸京師命官
侍內臣審諱良是吾之西內號曰老佛特年六十五矣
在位四年後以壽終葬京師之西山初帝之焚宮也皇
后馬氏赴火崩帝弟三吳王允燿衛王允燿徐王允燿
文帝輩祚允燿允燿廢為庶人以幽死允燿降封歐寧
王永樂四年冬暴火焚於居第而卒年十六謚哀簡太
子文奎壬午之變莫知所終少子方二歲幽禁焚大內裕
陵復辟念其無辜出之居之中都尋卒無後繇是懿文

福自南野錦卷口書蘭亭

太子及帝皆無嗣焉帝聰明仁厚厚好學重文初在青宮
太祖時付裁斷時政務嚴切帝濟之以寬大百姓欣欣
向戴纂承大統溫恭儉約絕迹畋遊尊禮師傅慕行古
道日召儒臣講論經史嗣位之初遣使巡行天下問民
疾苦命官贖民鬻子減田租詔有司掩骼埋胔令羣臣
舉山林才德徵南侍使暴橫而物節送嘉言官是朝之諫而優納選儒學官免薄賦貨舍錢恤民興學崇儒重
道有可稱者于時寬刑薄賦與民休息使得賢相佐之
足為有守成全主惜乎左右鮮格心啓沃之人多輕浮刻

紫謂漢大將軍紫
武健則侯周亞夫
也漢文時治法王與丹
及紫討平之侯侯則紫
景時平七國之亂蓋用

魏國公孫輝祖其燕
大戰高祖山居捷而軍
相府時廷臣有曰燕且北
矣京師不可在良將帝
田名輝祖送何福軍於
邊北未幾大敗盡喪其
將帥

薄之士喜於有為紛紛不靖於是改制度易官名更號
令迄無虛日諸王據重擁強負尊桀驁寧無尾末之虞當
輒消弭之道安石既誤以紛更晁錯後輕為削弱裁抑
太深已失睦親之義疑閼交積又黜越過之等騎虎之
背不可以下螫手之痛其毒難忍遂致釁起藩牆禍生
骨肉磐石遂推髓脾莫解加之廟堂昧姬霍之猷奔走
匪紫條之武連兵累歲海內騷動白溝喪師靈壁敗績
干戈交於畿輔為煨燼天變示警而帝不悟諸

將敗績而帝不知羣臣獻策而帝不用景隆受命觀望
懈怠而帝不辟方且討論周官究心文翰今日改官制
明日更殿名成憲舊章交亂殆盡齊眉一掇國勢甫振
而遽爾召還自失事會卒之寶祚傾移辱身止家狼狽
出亡流離播遷而三弟二子又皆不得其死竟以不祀
可哀也已然當昂草之際公卿大夫以及庶僚摠忠竭
節殞驅殉國者餘百人其心鑊鎖九宗靡遺而弗恤其
他耻食讐粟邈身竄迹不可造計首陽以還未之有也

紫謂漢大將軍紫
武健則侯周亞夫
也漢文時治法王與
及學討平之侯侯則
景時平七國之亂蓋用
亦此字宜稱此事

魏國公孫輝祖共燕
大戰多局山處極南軍
相府時廷臣有口燕且北
夫京師不可在良將中
因名輝祖送何福軍於
邊如未幾其對畫表其
將仙

薄之士喜於有為紛紛不靖於是改制度易官名更號
令迄無虛日諸王據重擁強負桀驁寧無尾末之虞當
極消弭之道安石既誤以紛更晁錯後輕為削弱裁抑
太深已失睦親之義疑閔交積又黜黜過之等騎虎之
背不可以下螫手之痛其毒難忍遂致釁起藩牆禍生
骨肉磐石遂推髓脾莫解加之廟堂昧姬霍之猷奔走
匪紫條之武連兵累歲海內騷動白溝喪師靈壁敗績
干戈交於畿輔儲餉悉為煨燼天變示警而帝不悟諸

福省南街錦巷口書閣亭

將敗績而帝不知羣臣獻策而帝不用景隆受命觀望
懈怠而帝不辟方且討論周官究心文翰今日改官制
明日更殿名成憲舊章交亂殆盡齊眉一掇國勢甫振
而遽爾召還自失事會卒之寶祚傾移辱身凶家狼狽
出亡流離播遷而三第^弟二子又皆不得其死竟以不祀
可哀也已然當昂草之際公卿大夫以及庶僚據忠竭
節殞驅^驅殉國者餘百人其心鑊鑊九宗靡遺而弗恤其
他耻食讐粟邈身竄迹不可造計首陽以還未之有也

風教之美於斯至矣固諸臣降衷秉彜之良乃孝陵培
養振作之效而帝崇儒禮士之功不可誣也嗚呼烈哉

七月八日校讀畢九月二日覆勘

秋思草堂遺集

老父雲遊始末

錢塘女史陸莘行纘任氏

康熙元年壬寅春二月父友王于一者自閩至浙寓昭
慶寺忽疾作父亟為調治晝夜不息王竟不起父為斂
資棺殮并出牀頭十金令其僕扶柩歸里偕同人送至
江滸有為父言湖州莊姓者所著穢史抵觸本朝兼
有查陸范評定姓名大為不便父曰風馬牛不相及也
何得有此歸家自思范君文白遠隔海昌不及相聞查
君伊璜住居不遠黃所居俗名團何不一詢因往查查適他
出父入書室見案頭果有此書查歸父謂之曰此何物

尚置是耶若不早圖禍將作矣因即具牒文宗行文湖
郡教諭趙君宋查驗趙至莊始知作書者名龍係瞽目
已故無子父某弟廷月即碎其板計六十四义口貯於
府庫板雖碎而書已行矣有吳之榮者取貨於莊不獲
又查有女樂吳欲觀之亦不得憾甚遂抱書擊登聞鼓
以進六月盡人言藉藉母與伯兄甚憂之兄即嘔血數
升遣僕從長安迎吾父歸父曰板碎矣悠悠之口何患
焉遂束裝往台州時七月十九日也十月十四日邱嫂
沈孺人卒父歸謂母曰吾夢神人謂余曰爾詩文之禍
起矣將來不知何似未幾風聲漸緊父母於密室中歛
歔偶語余尚幼叩所以大人曰爾何知以爾兄疾甚故
耳十一月十五日吾父清晨同叔父梯霞公出門途遇
二吏云紀公相延視疾父素善醫故駕言也父與叔逆
知其意因曰今望日須一奠吾母而往於是叩辭大母
靈哭聲甚哀叔急入內連呼仲兄速往隨父母與兩兄
悲號趨出予亦大慟踵後父怡然隨吏而去見司李紀
公元紀公未第時即與吾父有交此時惟有揮涕而已
寄錢唐獄錢令姓慕名天顏亦與吾父有交日逐供應
悉皆慕辦十二月督撫差解官龔姓者將父與查范起
解進都十一日三人庭謁太守丁公浴初字咸池係查
好友丁素重父才名出席而迎命寬刑具役跪曰鎖已
灌鉛丁怒叱曰彼無辜何得如是立命換鎖因謂父曰

君等俱屬首人到京自白為今之計速行為妙父曰資
斧缺如寒衣未備以此遷延丁即遺十金裘一襲父又
曰此行死生未卜乞歸一辭母靈丁憐而許之於是至
家舉家骨肉號哭震天伯姊雙手舉父銀鐙一慟幾絕
十五日長行僕張煜從三叔父於別舟送父入都僕褚
禮從吾母將衣飾盡典得銀二百親友餽送亦數十金
與叔父安家餘作進京之費予與伯姊送至關外父背
予揮淚謂母曰此女素所鍾愛且遠字龍山可善視之
又謂姊曰吾素知汝賢孝母與弟妹全賴於汝勿以我
為念也予與伯姊吞聲而歸母及庶母徐兩兄送至嘉
興吾翁鯤濤祝公乘小艇候於道左贈金灑淚鄭重而
去父謂母曰相送千里終須一別行矣母亂我心曲為
也我雖遭此橫禍明歲值年凡事悉依舊規不可苟簡
爾係賢明婦人何煩瑣瑣命庶母曰汝當持身以正上
下和平戒兩兄曰汝等惟以孝母為事謹守禮義終身
不必讀書似我今日遂爾分手一日泊金山下聞鐘磬
聲曰苟得生還所不祝髮空門者有如大江癸卯正月
十六日得父初六至維揚信十八夜母夢曾祖母沈太
孺人舉箸嗚咽十九日係沈忌辰年例祀後方始收新
年所懸神像予兄妹隨母至廳事見諸像皆作愁苦狀
母心悸命仲兄至陳菴祈籤諸孀母陸續俱至忽一吏
持柬云紀爺至矣母思吾夫之出紀所知也至何為者

少頃見百餘人隨一官至伯兄出見母於屏中窺之非
紀也正疑慮間二孀母急告母曰京中事發官來籍沒
矣語未竟數十人排闥而進曰女眷請出外廳聽總捕
毛爺一點無大害也母將予託於二孀母冒稱拒石兄
之女名文姑雜於諸姪女中文者拒兄小字也倉猝中
卽以此名應之故冊上有姪孫女文姑年方七歲之語
近隣許周父平日待之甚厚此際手持糲一盂於門上
徧貼封條且曰某某係某人子不可疎放某某係某人
僕急宜追繫官喜其勤即取吾家米三石布二疋與之
令為嚮導同捕役進京逮三叔父與叔遇於紗帽衙衙
為褚禮所見避之不獲許竟無功後事解此人惶愧欲
死是日拒嫂攜贊皇姪歸寧予姊婿沈穆如伊兄德隅
二孀母之庶母陳早出門吳姊以目疾不至故皆得免
於難吾父為長房拒石兄即忠毅公諱培之子為二房
蓋同門出入者也梯霞叔為三房紫躔叔為五房左城
叔為六房是晚五房上下計三十口俱押總捕班房時
禹川姪雖在尚未書名二孀母向一朱姓吏再三懇求
其人許之與同伴用草薦捲出亦高義也吳姊聞之一
慟而仆於是伯姊翁錦雯吳司李仲姊翁甸莘沈文學
二父執手持火把至班房牕外泣謂母曰事已如此惶
遽無益聞二郎尚未見收意欲藏之王店朱近修家以
延一脈大舅父宇台孫公亦慟哭而至謂母曰弟力微

不能脫姊程嬰之事當力任之母曰聞吏侵朱甚急為
聘二兄所弟當令其就獄勿以一子累親友也舅曰我為
之姊勿與知可也乃徧覓至二母舅宙合家暮夜挾之
同歸捕至密送梁姨母庵兄慨然曰舉家為戮何以生
為遂自投繫所持母兄而泣吳姊肩輿至各家踪跡問
已出哭曰趙氏止此一塊肉而今已矣二十一日男子
發按察司監獄卒分給鐵鍊所餘一輕一重二兄以大
兄病甚重大兄以二兄年幼爭取重者卒為之感動遂
得俱易輕者女子發羈候所內分七所頭所二所查氏
居之三所四所陸氏居之五所六所范氏居之吾大房
被逮者吾母兩兄庶母徐僕俞紀元夫婦褚禮婦漏網
者義女阿金二房被逮者二孀母拒兄余與兩姪女僕
趙福元趙婦陳婦義孫阿壽義孫女阿滿漏網者拒嫂
禹川姪贊皇姪僕佩錦合璧三房被逮者三孀母復弟
因代度兄故名誠夫僕陸書俞婦漏網者杜南兄方義
弟履真弟僕陸松陸元婦魯婦五房被逮者五叔父庶
孀母賈魏休兄魏扶弟希聲弟僕高成夫婦阿團漏網
者阿妹六房被逮者六孀母孀母之母胡夫人理扶兄
僕馬星婦可成婦義女阿留漏網者柱彈弟僕馬星陸
茂又被逮者二叔祖夢明公三叔祖夢文公三叔祖母
黃庶叔祖母僕文鼎又被逮者子長伯查陸范三姓共
計一百七十六人二十五日俱至貢院點名是日人犯

不齊仍令歸所二十六日清晨始點途路之人不論老少男女俱各垂淚曰陸氏世世忠孝奈何遭此奇冤進天開文運牌坊見兩叔父祖子長伯五叔父諸兄僕從皆至廷設三席中滿洲大人左總督趙公右巡撫朱公旁藩臬兩司一應聞人俱不許進止書吏二人三家唱名已畢母呼曰天乎天乎吾夫何罪舉首在前發覺在後夫何使吾三姓至於此極也衆皆泣下趙公亦曰爾夫有辯且自安心於是男婦仍各分散二月二十日上憲之意將各家男子亦歸羈候所七所對照一間獄官之堂又屋三間中供獄神其二間內三姓男子所居查係伊璜長子回一並二子三子侄漢回范係文白弟文元文清子魏公隱公鄭公吾家則二叔祖三叔祖族伯子長五叔父拒兄桂兄冠兄理兄也婦女止居六所所餘七所三姓男僕共居之初三姓惟給官糧勿令親戚饋食恐以毒進賴錦雯吳公願以身家力保於是傳送不絕求之古人中不可多得各家親串亦得通饋餉焉予自父被逮後即斷葷與吾母諸孀僕婦日誦經不輟後得完聚人咸謂陸氏叫應如神天也一夜莊廷月妻潘氏至年二十四子方四齡老嫗一人分六所之半間居之又一日趙教諭妻至弟趙旃彩姪和官年十四孀母一人子郁官年十一長女十七次女十三兩僕婦分四所之半間居之有朱右民者湖州人富倍于莊所生三

子其第三媳蘇州申相國家女也莊索朱貨右民欲不與長子勸之再三父命次子以二百金付之中道而復莊不遂意仇口誣扳故右民見督撫之際以手自批其頰曰老奴慳吝以至於此謂長子曰吾害汝謂次子曰汝自為之勿我怨也正月二十四日吾父到京與查范同入刑部牢行李使費悉被逆僕張煜席捲南還吾父煢煢無計幸舅祖信甫表公父子在都三叔父往見哭訴公曰我已知之可草寃單一紙待吾相機而行於是出白鏹五千關通要路褚禮又至父執顥亭嚴公署時公為掖垣置褚於密室三餐親為傳送因致書浙省各當道力為暴白不數日命下回浙候審即日出京三

月初六抵杭入營監守全家被繫無人饋食姊姑吳母顧太君命人傳餐朝夕不缺為人姑者未有慈厚如太君者也褚禮以密事往返南北止十五日少有就緒復隨三叔父回杭叔即往羈候所投到時三月十七日也褚以膏貼半面具半以帽遮之暮夜見吳姊訴京中之事并言張煜逃歸即至塔下村尋煜妻云不歸及見煜行李俱在始不能匿乃同至姊家張傳餐褚復入都探事同拘陳永樣每凌吾父一夜父夢三官大帝曰事將釋矣明日當有小警次日以小恙暫鬆刑具陳將銀鐺盜去適查獄官至父遑遽別得一鎖鑰上以致無事及去徧詢諸人無失鎖者始知為大帝之靈也後數日陳

以此鑽付獄卒易糖食之計營中所繫莊姓父子朱姓
父子花里茅氏前任文宗趙教諭陳永樣吾父及查范
湖州新任太守譚某尚有評文姓氏多人不能記憶當
事知三姓已有緩意且天氣漸熱四月十三日除吾父
伊璜文白外將三姓男女共移小井巷官房係所籍王
元之屋屋近吳山住房高下不一最高者查居之其下
吾家與范居之二十二夜照磨劉君來云公等不日歸
家矣二十六日果發還家然所開者止三房五房六房
之屋父與二房合居尚爾封固因與二孀母同借三房
之宅居之門前猶有役看守桂兄病劇吳公錦雯保出
子長伯俞姊保出胡夫人其弟方虎保出并帶可成婦
隨出親友探候者門庭如市六叔父以事入粵郡縣無
不重其才名緹騎至今偽以伶茗宴叔席半執之叔神
色不變且曰手足死於一處幸也奮然就道五月初九
日歸亦羈小井巷是月二十五日吳姊處輿人羅五匆
匆至云本下矣本下矣伯兄亦輿至子長伯胡夫人可
成婦亦至三姓主僕復上刑具兩卒共挾一人此際神
魂俱喪母藏并剪於身擬事急自刺次日守卒正在午
飯之際府吏奉丁公之命急來道喜諸卒亦歡然而散
是日父在營諸人每名依次點出朱右民臨行妻命婢
進參湯一盞飲之出凌遲三子斬妻聞驚怖立殞三媳
給邊莊龍父服毒先死弟庭月凌遲庭月妻潘氏給邊

幼子亦斬趙教諭本擬從輕因藏穢史一部於米棧中故君宗亦斬妻孥得釋花里茅某亦斬皆滅門郡守譚公莅任三月以莊逃入太湖論絞後莊盡獲赦到譚已決矣惜哉陳永樣即前盜鑽之人日詈吾父曰爾死囚也吾罪不過笞耳亦竟斬首凡刻書釘書送板者一應俱斬一刻字匠臨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誰養言畢就刑其首滾至自門忽然自豎蓋行刑之所去家不遠也發莊龍塚塚前有坊曰才高班馬棺內富麗之甚衣壽字絳衣顏色如生劊以刀碎其首腦出濺劊喉中立死是時天昏地黑日色無光及末方點吾父等至明倫堂三人此際魂已去身督撫皆曰爾等不惟無罪且有欽賞於是叩謝出分路各歸凡開張行路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見父得釋歡聲載道拜賀於前父亦答拜途中泥濘時尚服祖母之服喪素衣為阜歸家骨月重逢渾如隔世桂兄喉音已失不能發聲見父淚流滿面而已入屋惟有塵埃滿目青草盈庭賴吾姊所携僕馮忠顧龍為之洒掃漏網之人相繼而至二十九日諸家犯婦發邊舟封釘六月二日桂兄卒八月二十六日父呈張煜于官責之止追所竊者半即令賜俞褚二僕十月初有旨將莊朱家產一半給首人吳之榮一半給查陸范父曰合家獲免幸矣反貪他人之財耶盡歸查范已已夏之榮發惡疾骨存

於牀肉化於地頸斷而死嗚呼天之報施誠不爽矣是
秋姊翁吳公以司李任粵延父偕往每歲館穀計二百
金九月三日起身丙午四月至南雄守孝山叔署丁未
春辭叔至徽州是冬祝髮齊雲不肯背前誓也十一月
十五褚僕歸道所以舉家悲泣十九日冠兄就道迎父
於山頂父見之曰寃業至矣兄哭拜於地請父同歸父
不允兄又稟曰大人縱不憐妻子獨不念先人坟墓乎
父乃曰汝先歸吾當於來年仲春回杭掃墓兼與弟姪
一決戊申正月仲兄預於江干覓一精舍號曰草菴候
至二月十七吾父果至十九母嫂往見二十余與吳姊
往見諸叔兄弟亦相繼往見次第訣已誓不入城挈童
子五保法名透月居河渚菴中五月三叔父病危迎父
入城父不忍辭至叔家醫藥並施叔小愈謂父曰弟命
賴兄以生健飯始任兄行父曰唯唯余母子相隔一垣
父不顧也九月叔已平復父召兄曰吾以叔疾違約入
城吾之所交廣若使有疾誰非當治者是吾以逃禪為
名而以醫僧終也奚可哉適丹霞金道隱師相招且復
往粵避迹三年然後結茅近地爾若阻我我必雉經兄
不敢拒命褚禮隨行時戊申九月二十六日也己酉冬
褚禮從丹霞歸庚戌歲五月保有稟札至父抹其所書
托足之地是冬兄曰今已三年父將至矣壬子春父已
逾期仍命褚禮從余舅翁郭臯旭入廣至丹霞迎父方

知一月之前已去武擔僕追至武擔不能踪跡蓋吾父立意棄家不欲人知每至即易姓名無從察也後值三藩之亂往來不通雖仲兄復歷險阻徧為尋覓終不能得兄幸成進士竟以神竭咯血而卒吾父生於前明萬歷甲寅九月初五日寅時歷今康熙丁亥年九十有四自五十五棄家不覩親顏三十九年矣人生之慘有如是乎余愧不文畧書所憶以備家乘采擇云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五月朔錢唐陸莘行纘任氏識

莊氏之禍梯霞從外祖拒石冠周兩舅氏書之詳矣然其中筆所不及載者吾姨母述之為更悉憶癸卯正月予方四齡十八日母安人欲挈予歸甯予聞之

甚喜適母以目疾為大母所阻予甚怏怏次日未刻忽見母號哭仆地予亦懼而啼又見舉家有雪涕者有耳語有太息奔走者一日梯霞公來親友俱集座為之滿母恐物色者聞於當事倉猝株連急與予至梁庵祖姨母所予乍離母懷泣不肯寐天明從外祖到案予亦歸家外祖事釋將欲展墓時方盛暑予瞰無人竊祭品中瓜瓢盡食之覺欲杖予賴外王母勸得免外大父祝髮暫歸居郭外之草菴以棗一掬賜予予堅拒不受母曰長者之賜其敢辭乎予曰母向言空門之物不可食也故却之其癡愚頑鈍真堪捧腹按首牒之舉外大父恐始禍尚爾狐疑母力勸曰

需事之下也乃與查范急行之非母之見機明決皆
為戮矣吾里祖廟巷共建關帝祠吳之榮亦捐金後
吳發難所誅不下千人之榮以慘報死祠凡三燬至
不留一故植然未嘗及傍舍神人去惡之盡誠若此
也外大父棄家歷今凡三十九年棄家十一年而母
安人卒每念慈幃潸然出涕雖冠周顧石兩舅父乞
食尋親足跡徧天下而終不可得在外大父遠引高
蹈不可及第為子若孫者其果何以為情耶抑為之
女若外孫者又果何以為情耶悲夫時丁亥六月朔
日甥吳磊萃山謹跋
右錄陸氏萃行遺書一卷萃行為麗京先生女後適

袁花祝氏今其後嗣無可考當從祝氏之老訪之或
借其家譜查之不知此外尚有著述否吳騫跋
是記篇名老父雲遊始末乃錢塘陸麗京高士女萃
行記高士因莊氏私史被逮泊事白披緇不返顛末
麗京名圻一字講山錢塘貢生少以文章經世自任
事親孝刲肱療母疾久而知醫朱竹垞太史彝尊靜
志居詩話言其詩文采組六朝醫方酒令觸口悉成
儷亦語晚歲不知所終麗京弟鯤庭名培明崇禎庚
辰進士官行人明亡死難梯霞名堦有白鳳樓集與
麗京威鳳堂集並行紫躔名垣左城名堦有丹鳳堂
集拒石名繁昭鯤庭子與叔梯霞等偕隱有善卷堂

詩文集冠周名寅麗京仲子康熙戊辰進士萬里尋
父不就職竟以勞卒有玉照堂集王于一名猷定南
昌人有四照堂集范文白名驤海甯人前明歲貢生
順治中舉賢良方正不就有默庵集查伊璜名繼佐
亦海甯人居杭州明崇禎癸酉舉人有敬業堂先甲
後甲集落葉編遠編趙君宋樂清人拔貢生紀元文
安人慕天顏靜甯人均順治乙未進士丁浴初獲鹿
人順治丙戌進士譚希閔江都人順治丁亥進士金
道隱名堡仁和人明崇禎庚辰進士仕永歷官御史
晚為僧名今釋居韶州之丹霞山莊以好名朱以吞
均滅門吳潘二子亦以驚名故罹極刑蓋犯造物之
忌取禍之酷乃如此之榮以私憾陷七十餘命僅得
惡疾以終幸矣陸世以忠厚稱查具知人鑑識總兵
吳六奇於微時厚賜之范湛深經學誨士孜孜不倦故
天牖其衷先期自剖六奇方鎮粵又請削己官以百
口保查遂得免堦堦以兄故臨難不少避初不意後
之獲釋也堦孫嘉穎秩雍正癸丑乾隆己未先後舉
進士並官清要堦曾孫宗楷先舉雍正癸丑進士官
至兵部尚書余不甚信因果然於此益見報施之理
有不爽者同治九年庚午秋八月無錫丁紹儀識
右老父雲遊始末仁和閨秀陸莘行述其父圻坐莊
氏史案被逮及事白出家不歸事圻字麗京號講山

前明貢生披緇後法名德龍字誰菴又改名今竟字
與安莘行字纘任著有秋思草堂集適袁化祝棊龍
自棊父字仲貽即記中所稱吾翁鯤濤祝公也中述
史案以莊廷鑑為莊龍廷鉞為庭月朱佑明為朱右
民當是閨中傳聞偶歧至朱之無辜株連由吳之榮
詐贓不遂特于所首逆書內朱史氏下增刻即朱佑
明一條又以逆書每頁署清美堂與朱廳額適合指
為確證遂坐極刑此記乃謂莊索朱貨不與仇口誣
扳亦為失實餘與各家記載大致畧同汪謝城廣文
南潯志凡諸書記是獄者罔弗搜采獨遺是文余嘗
面詢廣文始知得見在成書之後故未列入此本乃
己巳冬從魏稼孫大令手鈔本傳錄甲戌秋陸存齋
觀察以無名氏逸識見寄中載此記後有莘行姊子
吳磊洎海甯吳騫跋語兩本互校是正良多丁杏林
通守丈嘗從余錄副輯入國朝稗乘其書後頗有
考證并附于後光緒^{壬午}中元前一日大興傅以禮節子
識

尊前話舊

戊子上元前三日陸勉旃姪迎余歸家清和月
二日吳甥萃山復延余至宅尊前話舊不勝今
昔之感萃山舉觴笑曰往者事歷歷如在目前
第襁褓中^非所知也姨母素稱強記能一言子因

丙申以下五行在青
頃初可誤依丙初

書數端於左方以識曩時所涉云

丙申七月二十六日伯姊歸於吳即萃山先慈也
時姊年二十歲戊戌八月二日姊從翁之任姊翁
父執吳公錦雯為蘇郡司李予方七齡與父母兄
姊各有送行詩并附於後而姊所答諸作年遠不
復記憶殊為悵悵

年少吳郎玉潤姿左家嬌女淚如絲同來辭我姑蘇去
正是離愁欲絕時父

金風蕭瑟動離情乳燕辭巢淚雨傾從此天涯相憶處

夢魂常繞闔閭城母

送別東關五兩催况當疎雨落疎^葦遙知吳苑多芳草

好作音書報大雷從兄拒石

八月金風撲面來謝庭明月照花臺今朝送別姑蘇去

遙數歸期在落梅仲兄冠周

送君愁聽別離聲落木蕭蕭倍慘情遙望姑蘇何處是

滿庭秋色月空明字沈仲姊

自憐嬌小不知詩執手臨行強置辭盼煞歸鴻傳錦字

吳江楓冷正其時葦行

右秋里竹堂集也種壬午孟冬檢藏奉命付史
部副并子校一區寄似

香生太守雅鑒

亦子子識

魏京先生為西冷十子之一國初詩名重海內迺其
遭逢如此吁良可悲已今余益藏書中有其所著
陸生口譜四卷計四厚冊蓋馮柳東先生舊藏鈔本
頗似唐人小品此未刊之書知之者少爰附誌之足補
丁杏林跋語之漏云尔

香生記



本冬歲暮吳中俟念楷寄燠脂集等稿四冊來陶
時值輪船停班今春元宵邊方到視之則說部及
詩各二冊俱非完善是本矣楷教書實以有王禮部
手正多字諺為真迨共索廿四金日印甚爰即匆二摺鈔
四種原班裝還蓋為時太迫未及將說部全錄誠
憾也逆來女史詩固有之文則絕不易得而友
人處適有陸莘行遺著二種輯補于後如能湊
輯成冊刊之亦韻也然即子校正緘還因識源流如此



春冬歲暮春吳中炭念搭寄贈集字
 時值輪船得班今春元肯邊方到視
 詩各二冊俱非先善是奉矣塔我書
 手止多身諺為真過於家廿四金日
 四種原班鼓送為時人走未及
 憾事也送來
 人處適有陸
 或母到之
 補
 後如能
 時議

